國朝列卿紀

國朝列卿紀序

國朝設官分職在內莫重於
列卿之署二百年來名公
鉅儒所以矢謨陳力圖事
揆策佐

上總攬萬幾毗賛六典者不可
勝紀夷考其人有以刻厲
而永終譽有以建白而奏
膚功脩諸已奉爲典刑守
諸府存爲故事又或得失

一時是非千載音徽未往
法戒具存誠舉其遺事而
臚列之固考政者之樞機
當官者之著蔡也第金匱
之藏焚草

禁林祕不傳外而官之志錄析在列署家之譜牒散在四方遽未易睹郎吾學憲章諸書網羅云備其於列卿之業沿革創承遷代首

尾固未詳也若野史稗官

雌黃馮臆昂抑失眞盡信

不如無書矣士大夫欲咨

故實以爲法戒其何繇哉

豐城司空雷公在

肅皇帝朝與海鹽鄭公同以練
習掌故著聲一代晉意典
述旣總
本朝因革用舍之大政次而
爲記文取開國以來中書

省輔臣六曹諸司以下其人與事論而列之取材於志錄稽世於譜牒日月披尋排纘成集系牽繩貫比事屬詞正纂而外旁及羣

書凡有所關悉從採掇其
或事無可攷亦具存其姓
名名曰
國朝列卿紀於是漸鴻振鷺
依日月而近星辰者履歷

犂然如與身遇煌煌哉眞
昭代之鉅觀也隆慶而後
公謝政家居所紀第書名
目以俟後之君子而公亦
尋逝矣顧編摹雖究釐校

未終就中一人一事迭見則重複宜删傳信傳疑兩存則冗蔓宜汰以至魯魚帝虎之字訛舛宜糾疊床架屋之書參伍宜備侍御

徐公同邑人也視學南畿志先景行念此紀僅有鈔本未普流傳圖所以表章之者乃刪汰正補反復校梓行之自是雷公之盛

事得侍御公而愈彰此紀
所著眞有揭曦曜而不刊
垂琬琰以不朽者矣刻成
侍御公以序委余敢僭爲
論次若此余又竊因是而

有感也

國家以官授人以人業官既設其官必求其人既得其人必備其官故槐棘無闕員鴛鴻無失序其制如此

然而前之君子固尚有位不配德才不酬用者至今有遺論焉以方今日何如也或闒署而空之或越俎而治之上既不專課以功

能下亦不能精求其職掌浸淫之久恐後之視今謂治朝無可書之績賢士大夫有難得易失之才葢致攬巳事不能不有望於

當宁矣侍御公之行是紀其所

爲翦切者意固甚深遠也

豈徒爲西臺廣柱下之藏

東觀侈禁中之副云爾哉

賜進士及第詹事府少詹事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南
京國子監祭酒右春坊右
庶子掌司經局事江寧顧
起元撰

國朝列卿紀序

粵稽唐虞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用是庶政和而萬國寧然二十二人寅亮天工未嘗

王貴刻

無一二憸壬如共驩輩者
帝降而王夏商官倍亦克
用乂周官翔制顯庸立法
詳備則有若以天地四時
馭六曹而統百符於冢宰

以趣馬攜僕隸罔正而慎
選於綴衣虎賁以百司庶
府承長伯而坐論於三公
三少倡牧阜民太和臻治
率是道已西漢官多襲秦

猶為近古建中以還乃以
吏事責鈜台而首意寖湮
晉陽夹馬换名易局處無
不中外相統太小相維盡
成一代規模大都承紐僻

之後者議亟脩逸觴濫之餘者議亟舉弃茶惟我

太祖高皇帝迅掃胡塵一洗膻

國之陋萬化內瑩諸司外蔚若碁置星列然屈指許

謨靡弗一一中程曁
成祖文皇帝祖述憲章日討官
制而訓定之必庶夫盡美
盡善而後愉快嗣是
列聖以守兼創二百餘年名卿

顧輔遹不絕書而董治如出一人遵執如出一日纍纍若若咸得奉法循理有譽當官即一二舞文骫法不旋踵而餙典是以備之

家獻之廷罔有隕越以爲明時羞猗歟盛哉莫可及已竊嘗思之治而隆也蓋人與法參焉者也故有治人無治法則俗媮而良亦惰

有治法無治人則制敝而

署亦空若夫人法兩得軼

轢逝而祖凋官卿各有銜

年各有表行各有實又不

得不有所以紀之矣而為

之紀者則自我邑之雷司
空始夫刊卿載在竹冊彰
彰著矣烏用紀頌不繼其
人之生平恐驪珠魚目溷
也不衡其人之品格恐錙

黍鎰朋涵也不曲折其人之顛末恐鯨浪夷康半鼓半縠而梗概又涵也夫是司空有憂之秩必以爵年必以表采輯諸家記籍詳

以歷履藉直書俾列御
各貢其所優劣而殿最之
者得寓目而指掌焉豈非
典而覈贍而有體者耶選
紀也題憑綜核黜寄激揚

旌別淑慝昭示勸懲是士大夫之蓍蔡也夫主爵者能升沉人而不能必列卿之賢與不肖秉政者能埏埴人而不能必列卿之

衍遠不肖為賢載筆者能磨厲人而不能必賢無淆於不肖不肖無厠於賢是紀行而崇勛茂烈炳日星而光嶽瀆即或披褐自恣

亦判若蒼素而不得以虛
詞備其稗於
聖天子陶冶之化蓋不少也翊
感而興者不啻世世其名
卿夫非彰往詔來之一助

乳於戲我江右夙號材藪
而鄉縉之懿行尤卓若司
空者衣不重采食不重味
橐無饒資家無副婢至其
經理

大工殫精瘁美迄有成功勳業灼然表著則是紀以司空重而司空更有以重是紀也爰授梓青公之海內俾考鏡得失者有所藉云

提督應安等府學校巡按
直隸監察御史徐鑾撰

國朝列卿紀引

我

明混一區宇設官分職初襲宋元舊制設
中書省秩正一品御史臺秩從一品與
大都督府爲三大府省設左右丞相及
平章政事左右丞叅知政事臺設左右
御史大夫及御史中丞其六部尚書屬

中書省秩正三品自洪武十三年革中書省丞相等官陞六部正二品衙門各分職掌不相混壓又改御史臺爲都察院秩同六部并定通政司大理寺俱秩正三品號爲九卿又定詹事府太常寺京兆尹俱正三品光祿寺太僕寺俱從三品鴻臚寺正四品國子監從四品翰

林院尚寶司俱正五品十五年又倣古
置殿閣大學士秩同翰林學士永樂初
年又設內閣備顧問其品秩不拘惟其
人歷宣德以後因各處事關糧儲軍務
河道等項窒礙難行又設總督巡撫等
官初部院堂上官各以才遣至景泰四
年定爲都御史其內閣幷各部尚書及

左右都御史有勳德茂著者加太子三
少進三太至三孤而止蓋
昭代命官之制非漢唐宋以下可比擬而
名德老成相與攄忠殫慮建鴻鉅之業
者亦前後相炳燿雖間值懷奸挾私者
有所軒輊而體統相維終得以更化善
治需泰來之慶於無疆於此仰戴

聖祖規模宏遠綱紀丕振眞與天地同其久長也予叨祿於朝思景前修以盡職守因查自
國初啓運至嘉靖四十五年終凡文臣歷任中書省御史臺及殿閣部院府司寺監各堂上官幷各處總督巡撫循世系錄爲年表俾居其官者鑒已往之得失

知所以勸懲焉庶仰副

朝廷建官之初意而於治道所係固不小

云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豐城

雷禮撰

國朝列卿紀凡例

一是書輯自司空雷公始於洪武初年迄於嘉靖末年其總自內閣及九卿等以衙門大小爲次其分就各署以履歷先後爲次列爲年表紀爲行實年表原書嘉靖末年止隆慶及萬曆初年係其子瀎瀛孫條補入行實原書於嘉靖末年尚在任者亦未入今仍其舊總俟續增

一是書原止抄本中有差訛脫落者今悉校

正入梓

一是書間有重複引入及引用無大關涉可刪者今刪之

一是書所輯外間有它見可參互觀者不能盡紀略採入一二其末註一增字

一是書八卷至十三卷司空存日已刻爲內閣行實行於世今仍其卷次梓之

一年表及傳中有列姓名而無籍貫者在司空原本則空書在王元美弇山別集及鄭

端簡吾學編等書則書不知何許人今編查諸典故凡有可補者悉補無遺其諸書不載無可考者姑從司空例仍空書

一列卿事蹟惟司空所輯年月次第歷歷不差足為諸書準則間有空闕者止末後數卷耳今攷諸書亦不詳確除攷的者一一補入尚有一二即查題名碑記中反多舛錯掛漏至於他籍訛謬尤甚今一從司空之舊

一是紀各敘中稱其有行實茂著者表爲列傳凡内閣及部院大卿悉有之惟太常少卿内多由樂舞生僅書到任年月而已由甲科者有傳

國初光祿少卿二人無傳又以後光祿少卿皆無傳南京光祿少卿年表缺者甚多細查諸書補過二十三人亦無傳

國初鴻臚少卿無傳鴻臚寺卿年表行實多缺尚寶司卿及少卿無傳南京尚寶少卿

年表補過二十六人無傳悉仍其舊以俟

續補

國朝列卿紀輯校姓氏

纂輯

柱國少傅工部尚書雷　禮

補次

姪䁖

孫條

穀

曾孫文烱

校梓

提督學校監察御史徐　鑾

督校

應天府儒學教授黎祖壽

句容縣儒學訓導李　進

分校

京庠張一儒

傅泼舟

劉岸先

黄應叅

國朝列卿紀目錄

陶什仁

巡撫宣府左右副僉都御史年表　巡撫宣府行實

卷之百二十五

勑使大同侍郎左右都御史年表　勑使大同行實

巡撫大同左右副僉都御史年表　巡撫大同行實

卷之百二十六

總督陜西三邊軍務尚書侍郎都御史年表

總督陜西三邊軍務行實

卷之百二十七

勑使陜西侍郎都御史年表　勑使陜西行實

巡撫陜西尚書侍郎左右都御史年表　巡撫陜西行實

卷之百二十八

勑使延綏侍郎通政年表　勑使延綏行實

巡撫延綏左右副僉都御史年表　巡撫延綏行實

卷之百二十九

勑使寧夏侍郎都御史年表　勑使寧夏行實

巡撫寧夏侍郎都御史卿年表　巡撫寧夏行實

卷之百三十

勑使甘肅叅坊都御史年表　勑使甘肅行實

巡撫甘肅尚書侍郎都御史年表　巡撫甘肅行實

卷之百三十一

目錄終

國朝列卿紀卷之一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豐城雷禮

提督應安等府學校監察御史同邑徐

中書省序

夫中書之官舊矣自漢武帝遊宴後庭命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元帝時令弘恭僕射石顯秉勢用事蕭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更置士人不報成帝建始四年更以士人爲之屬少府東京省中謁者令官至魏武帝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歷文帝黃初四年改爲中書令置省掌機密及明帝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其權重矣沿晉宋梁陳凡國之

政事並由中書省而尚書惟聽受而已唐承隋制列中書門下尚書爲三省中書令與侍中尚書令居眞宰相之任猶列三品大曆中乃升正二品入宋朝位益尊敘班在太師之上然只以爲親王及使相兼官無單拜者我 太祖於甲辰年置中書省設左右相國正一品平章從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參政從二品并置左右司郎中都事等官洪武元年改相國爲丞相餘官仍舊至十三年監丞相胡惟庸等陰謀不軌特革中書省丞相等官分任六部仍禁後世不得輕爲更變敢有建言奏請欲復丞相者本犯處以極刑是 聖祖立法垂訓獨運乾綱無偏聽專任之弊益高出千古遠矣使世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違

枉臺諫得糾正論劾朝廷端拱以照臨於上豈不萬世無弊也

耶故追本沿革之由使後之人知所以世守云

國朝列卿紀卷之一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豐城雷　禮纂輯

提督應安等府學校監察御史同邑徐　鑒校梓

中書省左右丞相年表

李善長直隸定遠人元末從龍吳元年拜左相國洪武
元年拜左丞相加至太師封韓國公四年致仕

徐　達直隸鳳陽人元末從龍吳元年拜右相國洪武元年拜右
丞相加至太傅封魏國公十八年卒封中山王謚武寧

汪廣洋直隸高郵人元末舉儒士洪武三年拜右丞相封忠勤伯
四年陞左丞相六年謫廣東參政歷左御史大夫十年復
拜右丞相十三
年謫海南自縊

胡惟庸直隸定遠人元末從龍洪武四年拜
右丞相六年陞左丞相十三年伏誅

中書省左右丞相行實

李善長字　直隷鳳陽府定遠縣人當元政秕亂避居東山

至正辛卯盜起汝頴壬辰江淮大亂善長知天命將改思得明

聖者出而輔之相與除暴救民而未有所遇甲午七月

上自濠如定遠將南略滁陽善長謁於道　上以其長者禮之與

語竟日皆合　上大悅遂留幕下俾掌書記預謀議贊軍機畫

饋餉甚見親信　上嘗從容語善長曰方今羣雄並爭非有智

者不可與謀吾觀羣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

士弗得效其能以致於敗主者安得獨存故亦相繼而亡汝宜

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無效彼所爲也是年七月克滁州

上駐師焉時滁陽王自泗還欲拔善長置麾下善長弗肯行涕泣訴於　上　上止曰主帥之命不可違也善長終不肯往久之亦復召乃止乙未正月滁取和陽王命張天祐耿再成等以往復命上率善長等助之既克城　上總和陽兵謀斷出諸將右諸將不悅善長委曲調護使不爲異元兵數來侵及太子禿堅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也先各屯兵新塘靑山等處善長佐上禦之甚嚴　上嘗出擊雞籠山寨聞知和陽有兵亟還未至和陽二里有卒持矛至言賊來攻城善長督兵戰却之殺獲甚衆上喜　上駐和陽既久謀東渡江善長曰今吾衆已數萬方艱食以舟楫未備姑少俟俄而巢湖水將俞通海等以舟師來附

上顧善長曰吾遲渡江病無之糧與舟耳通海等此舉良應我機善長曰此殆天意也遂於六月朔與諸將翊　上渡江向牛渚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初　上之發采石也先令善長爲戒戢軍士榜帥張之及入城士卒欲剽掠以榜揭通衢皆愕然不敢動城中肅然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以善長爲帥府都事丙申三月從克建康籍軍民凡五十萬　上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爲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寘之法善長懇救乃免七月善長等奉　上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以善長爲叅議時　上保有江左命將四征百凡供億皆善長傳給之丁酉毘陵寧國等處皆下戊戌冬　上征婺州善長留

守建康庚子夏陳友諒既僭號約張士誠侵建康　上與康茂才議速諒來茂才曰吾家有老閽嘗事諒具書令齎以往約爲內應必信來無疑以問善長善長曰吾方以來爲憂何爲更速之也　上曰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遂遣行友諒見閽者進書甚喜問曰康公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遣還謂曰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爲號歸具以告善長乃易江東橋以鐵石通宵治之友諒至見橋非木橋呼老康無應之者惶惑失措遂及於敗其將張志雄等皆降辛丑二月始議立鹽法錢法茶法皆從之三月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以善長兼司馬事四月陞中書省參知政

事八月　上親征江州壬寅取江右癸卯援安豐討廬州大戰
彭蠡征武昌善長皆留守建康甲辰正月率諸臣奉　上爲吳
王陞右相國時猶尚右二月武昌平漢亡上表稱　賀遂議立
康山忠臣廟以報死事有功者乙巳春承詔歸江西軍中所掠
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是冬上言湖廣邊務兼議
江右湖廣魚課歲可得穀一百餘萬石以資軍餉宜歲差官以
按欺隱時淮東泰州等處次第降附　上以李濟據濠州名爲
張氏守而觀望未決　命善長爲書招之反覆數千言曉譬利
害甚切濟得書猶豫未報丙午四月濟降　上發建康往濠梁
省陵墓善長留守八月議發大兵伐張士誠十月建宗廟　社

稷　上諭善長等曰昔堯之時茅茨土堦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窮極雕巧乃以殫天下之力邪既而新殿成皆樸素　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監戒者書於殿壁又　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踰於丹青乎

吳元年六月率諸臣勸　上卽帝位　上不之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

上曰我思功未報於天下德未孚於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已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遺譏於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時刑獄太繁 上謂善長曰法有連坐之條不已重乎善長因奏自今民有犯鞫獄宜從欽卹無更連坐 上可其奏參議李飲冰楊希聖弄權不由執政善長劾奏 上皆黥之九月大軍破姑蘇執張士誠送建康昇至中書省善長問之士誠言涉不遜善長怒罵之已而言於 上欲全之士誠竟自縊死 上諭平吳功召善長於 戟

門封宣國公降勑褒諭十月乙巳　上與給事中吳去疾等論政務因謂之曰吾以布衣起兵與今李相國等皆鄉里所居相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今掃除羣雄撫有江南每終夜思之中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善長為左相國甲寅命中書省定律令以善長為總裁官是月議遣將取中原取福建取廣西十二月甲辰律令成刊布中外　賜賚優渥癸丑善長率文武百官奉表勸進曰開基創業既宏盛世之輿圖應天順人宜正大君之寶位蒼生咸仰紅日方升萬國以道化民者謂之皇以德教民者謂之帝惟首出於庶物用光建於鴻名當

是繼百王而立國家定四海而總綱紀專閫啓昔運際當今欽
惟　殿下勇智自天聰明冠世掃除六合之風塵拯救兆民之
水火擁樓八州而西上擩于衰亟而出迎命將帥以東征僞主東
身而就縛由是天下歸赴若江漢之朝宗邦域鞏隆有金城之
鞏固旣膺在躬之曆數必當歸御於宸居上以答於天心下以
符於人望伏冀俯從衆請早定尊號臣等爰合羣情躬身勸進
對明庭而虎拜仰　聖主之龍飛發政施仁叅贊兩間之化育
制禮作樂開拓萬世之太平謹奉表勸進以聞　上曰始吾卽
位不能拒勉從衆言今卿復勸卽帝位恐德薄不足以當尊吾
長等復頓首請曰天生聖哲本以爲民　殿下之卽王位天命

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昔
漢高帝既誅項籍羣下勸進亦不違其情今　殿下除暴亂救
生民功塞宇宙德協天人天命所在誠不可違臣等敢以死請
上固却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　殿下謙讓之德著於四方感於
神明願爲生民計俯徇羣臣之請　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
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
儀而行不可草草辛酉善長率禮官以即位禮儀進甲子　上
御新宮以善長等推戴之言告於　上帝皇祇以明年戊申正
月四日即位至日乙亥　上祭告　帝祇於南郊即　皇帝位
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親爲告文有　帝賜英賢於

善長等爲臣之輔遂戡定羣雄等語禮成卽位於郊壇南善長率文武百官及都城父老北面拜賀舞蹈呼萬歲者三禮畢具儀導從　上率世子諸子奉　神主詣　太廟追尊　四代祖考妣爲　帝后奉上玉寶玉冊祭畢　上顧謂善長曰朕荷先世積累之蕃慶及於躬撫臨億兆今遵行令典尊崇先代齊肅一心對越神靈所謂薰蒿悽愴若或見之善長對曰　陛下誠孝感通達於幽顯遂詣社稷壇立主行祭　上還御奉天殿善長率百官上表賀　上受賀畢命善長奉冊寶立妃　馬氏爲皇后立世子標爲　皇太子以善長爲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宣國公辛巳命兼太子少師賜誥命

御史中丞劉基學士陶安言於　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從之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豈可取法以太子爲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勳德素成者兼其職老成人動有典則夫舉用賢才立國之本崇德上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大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於是以善長等兼東宮詹事等官仍諭以兼官之意及輔成之道二月善長率禮官進郊社宗廟議先是　上賜勑曰自昔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莫不嚴於祭祀以交神明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

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靈貺卿等其
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聞至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
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時大將軍徐達方
伐中原　上復遣都督康茂才率兵務同進取　命善長祭告
江河漢濟之神然後師行三月克汴梁四月克河南府五月
上幸汴梁議定都兼謀取元都善長留守京師軍國重事皆決焉
八月　車駕還京師善長奏定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官制部設
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主事各有定品以分理庶務至為要職
十二月定官民喪服之制定三司朝賀　東宮儀二年正月承
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籠山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

川城隍諸神祭禮定翰林院官制二月丙寅　詔修元史　命
善長為監修乙亥奉　詔立　皇陵碑四月奉　詔編祖訓錄
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之制八月定大祀受誓戒十二月議
賞平定中原及守禦有功諸將三年正月議出師征沙漠三月
議定朝臣服色悉准所授散官四月定官民書札儀式禁革民
間名字有犯先聖先賢大國君臣秦漢晉唐宋國號等字者議
置司農司初　上以中原之地自兵興以來田多荒蕪　命議
民授田設官以領之於是善長議置是司開治所於河南司設
卿一員少卿二員丞四員主簿錄事各二員從之五月承　制
給存恤之祿以養國初所設都先鋒十大元帥都尉指揮陣亡

物故無子孫承襲者之父母及妻無仰失所六月奏禁淫祀凡民庶祭先祖歲除祀竈鄉村春秋祈土穀之神凡有災患禱於先祖若鄉厲邑厲之祭則里社郡縣自舉之其僧道建齋設醮不許奏章上表投拜青詞亦不許塑畫天地神祇及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巫覡扶鸞禱聖書符呪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　詔從之又議定文武官朔服之制七月元史及大明集禮書成　賜文綺及帛集禮以吉凶軍賓嘉及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六項爲之綱其目則吉禮十四曰祭天地宗廟社稷朝日夕月先農太歲風雲雷雨師嶽鎮海瀆山川天下城隍三皇孔子旗纛馬祖先牧馬步馬社祭厲祀典神

祇嘉禮五曰朝會冊拜冠禮婚禮鄉飲酒禮賓禮二朝貢遣使
軍禮三親征遣將大將凶禮二弔賻喪儀樂律三鍾律雅樂俗
樂其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凡陞降儀節制度名數纖
悉具備通十五卷授徐一夔董彝周子諒以官惟梁寅劉宇等
賜帛有差是秋善長病　上以中書無官召汪廣洋為右丞相
左丞相楊憲劾廣洋陰事善長怒奏憲排陷大臣放肆為奸
上命羣臣按治之憲伏誅十一月壬辰大將軍徐達等平虜師還
明日善長率百官上表賀丙申大封功臣　上御奉天殿召諸
將諭之曰朕自起兵以來爾等從朕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
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報以爵賞凡今爵賞次第

皆朕所自定至公而無私如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年
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前已列公爵今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
乃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
書左丞相封韓國公參軍國事食祿四千石賜誥命鐵券其文
曰朕聞古之帝王成大業者實由天假英賢以輔之故威德加
於四海而天下定矣朕起自草萊提三尺劒率衆數千居羣雄
肘腋間未有定期而善長來謁轅門傾心協謀從渡大江於是
定居建業威聲所至無不來附不一二年間集兵數十萬東征
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未嘗缺乏況剸
繁治劇和輯軍民無有怨謗之言此上天以授朕朕獨知之其

人人未必盡知也昔者蕭何有饋餉之功千載之下人皆稱焉允之於爾蕭何未必過也今天下一家爾年已高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勳於戲慎終如始以仁義忠孝訓及嗣人必圖後補與國同久庶不負爾之前勞豈不偉歟仍賜文綺及帛一百疋前封公者六人善長其首也是冬禮部尚書陶凱請專選東宮官罷善長兼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宮寮有不相合遂成嫌隙或坐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

若江充之事可謂明鑑朕今立此兼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一無相搆之患也　上與陶凱論齋戒當致誠因諭善長等曰人之一心極難檢點心爲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檢心凡事必求至當今每遇齋戒必思齊整心志對越神明善長頓首曰　陛下此言乃聖賢治心之道心旣治天下無難治矣四年正月善長乞致仕許之　賜臨濠地若干頃守墳人百五十戶佃戶一千五百戶仍　詔董建臨濠宮殿旣數月　上念其久役於外遣使以米酒牲茗往勞之七年　上謂善長曰濠州吾鄉里兵革之後人少田荒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取起數十萬散居濠州鄉村給與牛種使之開

墾荒田永爲已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遂移江南民十有四萬詣濠 命官監開墾田畝以善長總之八年秋聞南安侯監事弗勤 勑諭善長謂爲開國老成付以督責之任善長督田及董役留鳳陽者數年十一年定祿制其子駙馬都尉祺每歲給六百石十三年正月胡惟庸謀逆事覺辭連善長惟庸旣伏誅羣臣請併罪善長 上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簿書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此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善長以年老養疾奏還原給儀仗戶二十家皆京民 上從之旣而詔曰以京衛軍士充公侯儀仗

仍給善長二十戶五月 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 命
善長理臺事九月壬子善長率羣臣表請令年 天壽聖節受
百官朝賀 詔不許明日善長等又以天下太平 上復春秋
高固請稱賀 上不違羣情手詔答許之十四年議遣將征漠
北征雲南十六年二月上表賀平雲南是月奉 詔定嫡妻封
贈例頒示中外復議定文武封贈廕叙之例封贈之例十一廕
叙之例五皆從之十七年十月河南水稼穡蕩盡 命祺往同
有司驗民戶口預爲賑卹 賜勑遣行二十三年春肅清逆黨
榜列勳臣五十七人猶前善長未幾有以黨類爲言者 詔勿
問御史復劾令按得惟庸所遣封續往來沙漠私書有善長手

跡大逆不道不報言之不已　上不得已下其從子佑伸獄會善長家奴盧仲議發其事　上曰太師果有是耶　廷臣訊責得其實詩謎　上弗究會有星變其占爲大臣災　上疑之是年五月十日羣臣復請正法　上曰法如是爲之奈何善長大慚曰臣誠負罪無面目見百官矣乃撫遺歸善長遂自縊卒年七十七御史解縉虞部郎中王國用疏訟其冤　上命以禮葬之

吾學編曰善長卒之明年御史解縉虞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寃言善長與　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

自圖不軌猶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矣夫人情愛其子必甚於兄弟之子安享萬金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於胡惟庸則猶子親耳於　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寧復有加於今日者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求取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虀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凡為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冀非望今善長之子祺備　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必為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尤不可臣亦知善長已

死言之無益所願　陛下作戒將來耳　上亦不罪增

徐達字　直隷鳳陽府鳳陽縣永豐鄉人元至正癸巳天下大亂我　太祖集義旅達來麾下年二十有二初授鎮撫周旋二年　上覩其動靜語默悉超羣共於是拔諸將上凡有徵征皆以代行乙未以身脫　上於危難已而從渡江下采石定太平　命爲將東取溧水溧陽擒陳也先於太平城下丙申二月破蠻子海牙舟師三月從征入建康　命爲大將浮江東下取京口一日克其城授鎮江翼元帥府統軍大元帥未幾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同僉將數萬人攻圍毘陵張士誠遣其弟九六盛兵來援迎擊破之擒九六既而厄於牛塘與常遇春夾擊敵

衆擒其將張德復圍毘陵敵食少戰不力丁酉二月遂克之陞
僉院繼克寧國宣城亦附八月取馬馱沙戊戌十月克宜興十
一月　上親征婺州命守建康己亥四月池州捷聞陞奉國上
將軍同知樞密院六月　上自浙還遣西征皖城既旋自無爲
登陸至浮山砦擊敗趙普勝部將胡總管因克潛山庚子五月
陳友諒寇池州設伏敗之斬首萬級生擒三千餘張士誠兵寇
宜興城陷率師復之獲其衆三千餘皆戰死辛丑三月拜江南
等處行中書省右丞八月　上下令諸將暴友諒弑主竊號僭
我太平隕我名將犯我建康今又以兵陷我安慶觀其所爲不
滅不已爾等其勵士卒以從遂曰師直爲壯今我直彼曲焉有

不克及攻江州陳友諒棄城走武昌乃屯兵漢陽之夏口以遏之回守江州尋召歸次中途令復守江州比至陳兵已入達遣兵與戰陳兵潰俘斬數千獲其眷屬戰騎壬寅下豫章 命征武昌豫章內變旋師討平之癸卯三月張士誠北寇壽春從上往援為前部張兵敗北轉攻廬州將下屬友諒大舉兵寇豫章遂罷圍歸整舟師從 上討之七月師次彭蠡友諒逆戰達身先諸將敗敵一巨艘死者千五百人命還守建康自是諸將效勇竟殲友諒由達作其氣也甲辰正月陞左相國二月武昌平遂取廬州江陵常德夷陵衡州等處乙巳十月取淮東泰州丙午三月克高郵四月克淮陰安豐八月總甲兵二十萬東取吳

逖鏖戰於湖州皂林之野生擒張兵六萬不戮一卒盡赴京師十一月師抵姑蘇營於葑門分遣別將於婁胥閶諸門又築長圍困之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臺三成名曰敵樓下瞰城中設火筒其上一發連中又設襄陽礮着物無不糜碎礮風着人皆死城中震恐明年丁未二月遣人自軍中請事 上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輔佐成周伐罪膺揚奮興炎漢仗義羣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勳肇啓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略消弭羣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悉欲禀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向所請事多可便宜

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家邦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從宜行之時姑蘇城堅難猝破無錫莫天祐與張士誠爲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游水天祐遣爲偵邏卒獲茂送達釋而勞之待以心腹於是屢遣茂游水往來因獲其彼此所遺書報得士誠天祐虛實知城中困乏乃親督兵攻破之九月縛士誠送建康得兵二十五萬論功召見於 戟門封信國公賜賚優厚降勅褒諭十月命爲征虜大將軍帥諸將北取中原 上諭諸將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鬬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illegible]

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十一月克沂州降王宣取益都兗東郡縣淄濰款附十二月下濟南所過輯兵守禦規畫足食兵不民擾洪武元年正月　上即帝位加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兼太子少傅誥曰命將出師立輿王之大業建邦啓土資佐運之能臣仗斧鉞而成顯功秉鈞衡而居右揆才爲異等賞亦非常乎在　朝廷誕宣綸綍達剛姿英傑遠量雄深巖巖山嶽之重矯矯虎貔之猛從予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心來茲定鼎於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氣貫萬人而無敵拔幟摧城威行四壤而推恩撫民按堵牙旗指顧淮海澄清雷電鏗轟湖湘率服西連巴蜀東際溟洋

有征則總水陸之兵戎所向則收郡邑之圖籍削平二强國古
之名將何以加辛勤十餘年吾之封疆由此定疊奏蘇湖之捷
俘其臣主而歸允謂元勳宜膺上爵尊崇柏府仍加開國之褒
輔導儲宮尤重兼官之選於戲太公謂必當弘一統之規鄧禹
功名特列諸侯之上用頒寵數尚克欽承二月克樂安三月引
兵上黃河汴梁守將李景昌遁父老壺漿以迎四月下洛陽長
驅崤函直抵潼關守者拒戰命馮勝拔之五月 車駕幸汴梁
詣行在謁見七月渡河取衛輝彰德廣平趙州由臨清上德州
取長蘆至直沽獲其海舟作浮橋以濟師又令副將常遇春都
督張興祖各率舟並河東西以進令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

速等捍禦海口望風奔走克河西務通州元主及其后妃太子北走八月庚子進取元都至齊化門命將塡壕登城而入遂登齊化門樓執其監國宗室淮王帖木兒不花及太尉中書左丞相慶童平章迭木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戮之弁獲宣鎭南威順諸王子六人及玉印二玉璽一封其府庫及圖籍寶物又封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侍護視號令士卒無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移人謂曹彬下江南伯顏入臨安不是過也既而順德守將吉右丞相胡叅政等皆自西山來降復獲前樂安逃將俞勝及南叅政等乃遣使赴京獻捷　上大嘉賞是月承　詔置燕山等六衛以守

禦北平九月命將略保定中山河間真定懷慶俱下十一月達
發北平取山西所過擇人守要害及平未附山寨十二月將圖
太原謂諸將曰聞擴廓帖木兒以元主命率師遠出太原取道
保安經居庸關以攻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
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
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者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為我牽制
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
保安聞之果還兵其鋒甚銳遂遣精銳夜襲其營擴廓聞變倉
卒不知所出急踰帳後乘驏馬遁去遂克太原得兵四萬人馬
四萬餘匹復遣薛顯傅友德擊賀宗哲等軍於石州而崞忻震

絳狩氏平陽等處皆平二年取鹿臺河中關中進克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豳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得之其人足以備戰鬬其土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威之思齊不西走胡即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遂進克隴州秦州至鞏昌降其平章梁子中總帥汪靈真保乃遣右副將軍馮宗異征臨洮李思齊果不戰出降獻銀印等物張良臣聞而懼亦以慶陽降達征平凉良臣復叛達怒趣至涇州諸將咸以師會達命顧將陳德傅友德俞通源率精騎抄其出入之路以

絶其聲援復令馮宗異湯和等以兵四面圍其城良臣開城恣
人馬馳騁城下達麾兵擊敗之久之良臣志不得逞戰復不利
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內外音問不通糧餉乏絶平章姚暉
等知事不濟獻門納師達勒兵入北門良臣投井中引出斬之
陝西悉平十二月　上大賞定中原諸將以達克敵制勝振揚
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軍體　賜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
三年復總兵征沙漠大破王保保軍於定西遣將取興元復西
平土蕃征哨極於西北始還是冬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
公參軍國事食祿五千石賜誥命鐵券其文曰朕聞自古帝王

創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削羣雄平暴亂然非首將智勇何能統率而成大功如漢唐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有中原四夷未盡賓服以其宣謀効力之將比之豈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起兵以來爲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清江漢淮楚電掃兩浙席卷中原威聲所振直連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項者詔令班師星馳來赴朕念爾勤勞既久立功最大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免爾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諭及

子孫世世爲國良臣豈不偉歟仍賜文綺及幣一百疋四年賜地若干頃佃戶若干戶守墳人百五十戶儀從戶二十家復賜第京師表其里曰大功坊五年北征還　命沿邊輯守歲鎮於燕口外餘民自是收聚生養休息海內無虞十七年召還至冬疾作　上遣使馳召名醫視之及禱於神祇弗瘳明年二月二十七日薨年五十四　上慟悼罷朝親爲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　上謂羣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爲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勳今邊胡未殄朕方倚任爲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遽殞其命天何奪吾良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歔欷流涕思龍心

國家爲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勳烈宜於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爲國之元勳也遂 親製神道碑旣備其功又稱其平昔言簡慮精當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攻城不屠與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功成而旋每不自矜至於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官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復命配享 太廟塑像祭於功臣廟位皆第一

弇州外史曰大將軍康靖仁武沉幾英勝卽古名世之佐曷過焉勞而不伐夙夜匪懈與功名終焉所以處君臣之際微矣元女侑配 英主兩都二公光表后裔寵冠羣辟夫豈幸哉增

汪廣洋字朝宗直隸揚州府高郵州人少從余闕學通詩書游寓太平乙未歲　上渡江首召儒士廣洋入見與語大悅留幕下從下太平擢元帥府令史行樞密院掾史江南行省提控丁酉除照磨兼知諸全州事己亥置正軍都總司拜都練官辛丑遷江南行省都事陞郎中甲辰立中書省改右司郎中尋知驍騎衛指揮司事會常遇春鄧愈會兵圍贛州命廣洋諭遇春曰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穽獸豈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殺傷過當要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國家用一則可爲未降者勸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此可爲法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於是遇春乃浚濠立柵圍之

天瑞懼乃降遂命守之五月　上御白虎殿與廣洋論眞宗則日初用李沆日聞災異厥後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羣臣曲意迎合苟圖媚悅論元祐則曰君臣朴厚政事簡略然昧於先王之道矣元年陞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洪武元年夏置山東行省欲得廉明持重者安輯之以廣洋少健可以經理諸務調任山東至即撫納新附民咸安之冬十二月召入中書參政二年復調陝西參政是年　上欲相楊憲中丞劉基直言憲有相才無相器不可　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器局褊淺視其人可知三年丞相李善長病　上以中書無官召廣洋拜左丞相時楊憲以山西參政先被召入爲右丞廣洋至憲惡其位軋已每事

多專決不讓威福恣行廣洋畏之常咨默依違不[illegible]猶不以為慊欲逐去之嗾侍御史劉炳等奏廣洋奉母不如禮以為不孝　上初未之知因以勑切責[illegible]恐其復入又教炳奏遷之海南　上覺憲奸乃易召廣洋還[illegible]冬十一月進封[illegible]忠勤伯誥曰朕觀往古俊傑之士能識[illegible]眹之初効勞於多難之際終成功業可謂賢智者也漢之張[illegible]諸亮獨能當之朕提師渡江入姑孰中書右丞汪廣洋[illegible]來謁就職從征剿除治[illegible]獻忠謀驅馳多難先見之哲可方古人今天下已定[illegible]特加爵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忠勤伯[illegible]千石於乎爾尚益堅初志克廣

忠貞訓爾子孫以光承世四年正月丞相李善長以老辭位乃
拜廣洋為右丞相又頒詔曰朕聞自周至今凡有天下創業之
君其間能保全功臣使得安養而自老者惟漢之光武後世稱
之朕今天下已定有功文武各受爵封雖有遐荒之夷必欲征
進不煩上將之勞況大將軍收戈解甲於武備之庫息馬家庭
從善樂遊功名兩全古何過哉中書左丞相李善長事朕以來
朝寅而至暮戌而歸今十八年勤勞多矣朕見其年高驅馳侍
立心懷不忍五載於茲近因其上表告以致政朕已許之使遂
其志亦功名兩全漢之何參奚過於此乎中書出納百司庶務
不可一時缺人今命中書右丞汪廣洋為中書右丞相參知政

事胡惟庸爲中書右丞總理軍國重事於戲任賢使能乃前王之明哲除讒去佞亦歷代之英君朕雖不敏必須施爲而後見故茲詔示咸使聞知七月　上謂廣洋曰觀前代人君多喜諂諛以飾虛名甚至臣下作爲瑞應以恣矯誣至於天災重戒厭聞於耳如宋眞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聞災異其心猶存警惕厥後澶淵既盟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羣下曲意迎合苟圖媚悅致使言祥瑞者相繼於途獻芝之草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於誠況於天下國家而可僞爲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即時報奏廣洋叩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莫大於此惟四海蒼生蒙福誠爲　聖子神孫萬世之

謨訓也臣謹奏　詔旨五年九月　聖壽節廣洋率百官請行
慶賀禮　上曰朕已令罷此禮卿等其體朕懷勿賀時高麗國
王顓遣同知密直司事成揆進表稱賀并遣版圖判書林院賀
皇太子千秋節貢金銀龍盞龜玳瑁　詔中書諭其王繼今　聖
壽節千秋節俱免慶賀禮自是每歲　聖節之日齋居素食不受
朝賀但廣洋在相位畏懦迂猾於凡伸冤理枉略不留心以致
公務廢格　上察其狀於六年三月黜為嶺南行省參政七年
召為左御史大夫十年復拜右丞相加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
知軍國事　上遇之特厚有疾在告　賜勑勞問然頗耽酒色
荒於政事以故多稽違又與胡惟庸同在位惟庸所為不法廣

洋知而不言但浮沉守位而已　上察其然因勑以洗心補過
廣洋內不自安久之占城貢物使者既至而省部之臣不以時
引見　上以其蔽遏遠人下勑書切責執政者廣洋惶懼益甚
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
問廣洋廣洋對曰無是事　上頗聞基方病丞相胡惟庸挾醫
往候因飲以毒藥乃責廣洋欺罔不能效忠爲國坐視廢興遂
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勑之曰丞相廣洋從朕日久前在
軍中屢問乃言否則終無所論朕以相從之久未忍督過及居
臺省又未嘗獻一謀畫以匡國家民之疾病皆不能知閒命爾
出使有所相視還而噤無一語事刑治民屢有厭怠況數十年

間在朕左右未嘗進一賢才皆命爾佐文正治江西文正爲惡既不匡正及朕浴詢又曲爲之諱前與相憲同在中書憲謀不軌爾知之不言今者益務沉湎多不事事爾通經能文非愚昧者觀爾之情浮沉觀望朕欲不言恐不知者謂朕薄恩特示爾其省之廣洋得所賜書益慚懼遂自縊卒廣洋善篆隸大書尤工爲歌詩爲人寬和自守居相位默默無所可否由是人以庸懦不立目之大抵其相才不足與奸同位而不能去故卒至於覆敗云

胡惟庸字　直隸鳳陽府定遠縣人太師李善長弟壻也歲乙未事　上爲元帥府奏差轉宣使丁酉授寧縣主簿陞知縣

甲辰遷吉安府通判丙午擢湖廣按察司僉事洪武元年入為太常寺少卿二年陞為卿三年拜中書省叅政初 上欲相楊憲汪廣洋問於誠意伯劉基皆對不可 上曰胡惟庸何如劉基對曰此小犢將僨轅而敗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以愈於先生者基曰臣非不知但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太恩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會四年太師李善長致仕命汪廣洋為右丞相拜惟庸左丞詔告天下初劉基屢乞歸久而得請且有密旨令察其鄉有利病於民社者潛入奏括有淡洋斥而不鹵豪酋數輩即為之場竄私者負海販利聚為大盜盤踞劫掠劉疏其事請建巡檢

司其地而籍其酋爲醝丁令子尚寶璉上之　上納其奏遣璉歸將見施行惟庸輩聞之怒謂中外章牘悉由中書劉雖勳舊官已休閑不應私有陳請且安得不入政府而徑徹　宸覽言於　上請究其事且請以璉付法司　上曰朕已遣之矣海酋知之相結爲奸通於惟庸走闕下言劉基善相地以此土瑕山面海有王氣構圖欲空民居假以立公署而規攘爲已有則將居之以當異符且其地本不可爲巡司　上下之有司惟庸等請加以重辟　上不報久之爲手書諭劉歷言古之君子保身之福作辟之禍及君臣相待之義詞甚詳末言念卿功姑奪其祿而存其爵先是劉雖閒居猶給祿劉得書即詣闕謝　恩訖

遂居京師不敢歸六年汪廣洋貶廣東命惟庸爲右丞相掌中書省事詔曰朕聞古帝王之治天下身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相資同心一德於斯之時民安物阜萬邦來庭皆由德政所致非昏君邪臣所可及也朕平定天下之初數更輔弼蓋識見淺薄任非其人前丞相汪廣洋畏懦迁猾於其伸究理枉略不留心以致公務失勤乃黜爲嶺南廣省叅政觀其所施察其自省令中書久缺丞相御史臺缺大夫稽古揆今誠爲曠典特命中書左丞胡惟庸爲中書右丞相中丞陳寧爲御史大夫且惟庸與寧自廣洋去後獨署省臺協誠匡濟舉直錯枉精勤不怠歟任以斯職播告臣民於戲皇天無私福善禍淫惟務共秉忠盡誠

畏天地恪恭朕命勿以怠為先以勤為後各盡乃心以臻於治
欽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八月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於先師
孔子惟庸與中丞劉基叅政馮冕不陪祭而收胙　上聞之曰
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學者何以勸旣不與祭而享其
胙於禮可乎其武人不知禮道者不足責　命停惟庸等俸各
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一月自是不與祭不頒胙初劉基因惟
庸專相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
生何遂憂憤而舊疾愈增惟庸旣總政以　上信任之重也專
肆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內外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
取視之如有病已者輒匿不聞私擢奏差胡懋為巡檢嘗其家

事由是四方奔競之徒趨其門下及諸武官諛佞多附之遺金
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國公徐達深嫉其奸邪嘗從容言於
上惟庸忌之達有閽者福壽惟庸陰誘致爲已用冀得其力以圖
達爲福壽所發又知劉基嘗爲 上言其奸恣不可用由是恨
基甚及基病詔惟庸挾醫往以毒中之基竟死時八年正月也
上以基病久不疑及基死惟庸益無所憚與太師李善長等相結
以兄女妻善長從子佑貪賄弄權無所畏忌諛者言其祖宗三
世塚上皆有火光夜燭天於是惟庸益自負有邪謀矣當是時
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驛傳 上怒責之曰中原兵燹
之餘民始復業籍戶買馬民苦甚矣使皆效爾所爲民雖盡鬻

子女買馬走遞不能給也責補役於代縣平涼侯費聚嘗命往蘇州撫綏軍民聚不任事唯嗜酒色　召還使往西北招降達達又無功　上亦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二人素戇勇又見惟庸當朝用事强盛因與往來久之益密嘗過惟庸家飲酒屏去左右因言若等所爲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惶懼計無所出惟庸乃告以己意且令在外收輯軍馬以俟二人從之與御史大夫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曰吾有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義者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惟庸令李存義陰說善長同起事善長驚悸曰爾言何怪耶若

爾九族皆滅李存義懼而往告惟庸惟庸知善長素貪可以利動後餘日又令存義以告善長且言事若成當以淮西地封公為王善長雖有能然本文吏計深巧雖佯驚不許然心頗以為然又見以淮西之地王已終不失富貴且欲居中觀望為子孫後計乃歎息起曰吾老矣由爾等所為存義還告惟庸因過善長善長延入惟庸西面坐善長東面坐屏左右致語良久人不得聞但見頷首而已惟庸忻然就辭出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舊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為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乘馬馳驟於市馬奔入輓輅中傷死焉惟庸即殺是輓輅者　上怒命償其死惟庸乃請以金帛給其家

上不許惟庸懼乃與善長及御史中丞塗節御史大夫陳寧等謀不軌事遣人陰告四方及文武之從已者　上一日朝覺惟庸等舉措有異怪之塗節恐事覺乃上變告時商暠謫降爲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來告　上曰朕不負惟庸輩何得至是命羣臣雜問惟庸辭窮不能隱遂吐實戊戌羣臣奏惟庸等罪狀請誅之於是　賜惟庸陳寧死又言塗節本爲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誅無以戒人臣之姦宄者乃并誅節餘黨皆連坐頒　詔天下革中書省分爲六部以發其姦　詔曰朕膺天命君主華夷當即位之初會集羣臣立綱陳紀法體漢唐略加增減亦參以宋朝之典所以內置中書都督府御史臺六部

外列都指揮使承宣布政使司指揮使司都轉運鹽使司提刑按察司及府州縣綱紀庶務以安兆民朕嘗發號施令責任中書使刑賞務當不期任非其人致有丞相汪廣洋御史大夫陳寧晝夜淫昏酣歌肆樂各不率職坐視廢興以致丞相胡惟庸結構群小黨緣為奸或枉法以惠罪或執法以誣賢因發覺人各伏誅特詔天下罷中書廢都府使知更官定制行移各有所歸庶不紊煩前後以胡黨戮者凡數百人

野記云洪武十一年戊午元旦朝文武已集鳴殿上金鐘始數知忽斷為二　上怒甚欲罪工部官得胡丞相奏始免

又云已未丞相胡惟庸井中生石筍日夜漸長出水有礙取泼

使人取之爭旁復出三枝次年及禍

國琛集云太監雲奇南粤人守西華門邇胡惟庸第刺知其逆謀胡誑言所居井湧醴泉請

太祖往觀鑾輿西出雲慮必與禍急走衝蹕勒馬啣言狀氣方勃崪舌駃不能達

太祖怒其犯蹕左右撾捶亂下雲垂斃右臂將折猶奮指賊臣第

太祖乃悟登城眺顧見其壯士披甲伏屏帷間數匝亟返櫻般罪人就擒召奇則息絕矣

太祖追悼奇賜贈葬令有司春秋祀之墓在南京太平門外鍾山之西

國朝列卿紀卷之一終